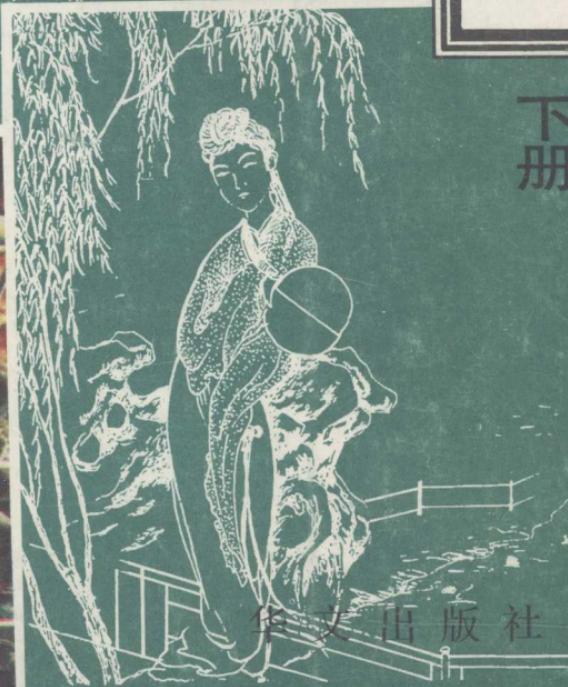


# 白话续聊斋志异

下册

集文出版社



# 白话续聊斋志异

下册

李尚夏

林木枝

蒋翠微著

宋黎黎

蒋翠微著

邵少金

蒋翠微著

字宁 818 首审 3531 责编 861 3601 X 817 本社  
海潮社·单良·第 8621 ·第 1 稿件 ·单·8621  
印 5000 ·8·1·4·印  
801 ·100—3000—8500—10000

华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064号

白话续聊斋志异

特约编辑：刘禾森

责任编辑：蔡鑫泉

封面设计：金冬旸 夏治军

白话续聊斋志异

(下册)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

新华书店经销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75 千字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ISBN7-5075-0307-O/I·103

定价：7.60 元

# 目 录

## 客窗闲话 续客窗闲话 (吴炽昌)

明武宗遗事二则	2
查氏女	4
呆官	6
鸾仙五则	10
假和尚	13
淮南宴客记	16
义丐	17
书安邑狱	18
孝女	21
查商	23
场外孝廉	26
先觉僧	29
同胞三鼎甲	33
难女	35
语怪二则	38
李蒙师	40
王理堂	42
粤东狱	46
身毒国	48
秦良玉遗事	50

通州吏目	56
金山寺医僧	58
荆茅	61
马氏	64
陈君	64

## 鵝砭轩质言 (戴莲芬)

绣莺传	68
命妇屈盗	71
计十官	72
亢掌柜	75
花妖	77
鬼梳头	77
周石工	78
汤文忠公轶事	80
王孝廉	81
烧车御史	82
王文慎公	84
抚署狐仙	85
姜生	87
骗子二则	90

## 遁窟谰言 (王韬)

鸚媒记	94
江楚香	97
何氏女	99

瑶姬	102
蕊仙	105
郭生	108
情死	111
汪女	112
妆鬼	114
黄粱续梦	116
铁佛	119
鬼妻	120
髻云	123

### 淞滨琐语 (王韬)

李延庚	128
画船纪艳	134
田荔裳	141
仙井	148
反黄粱	154
乐园纪游	164
箫仙	170
因循岛	177
粉城公主	185

### 后聊斋志异图说 (王韬)

仙人岛	196
徐麟士	202
白秋英	208

心依词史	215
三梦桥	221
药娘	227
女侠	233
白素秋	240
剑仙聂碧云	247
返生草	253
月里嫦娥	260
海底奇境	266
鹤媒	272

## 女聊斋志异 (贾茗)

姜嫄	282
红线	283
卓文君	287
王嫱	289
步非烟	291
崔护妻	296
红拂	297
崔莺莺	299
李氏女	308
黄道婆	309
郭元振	310
梅妃	314
刘晨	317
聂隐娘	318

白猿	322
邬生	327

## 谐 铎 (沈起凤)

鸡谈	332
雉媒	333
穷士扶乩	338
老面鬼	344
烧录成名	345
一钱落职	347
荆棘里	348
泄气生员	350
泥傀儡	351
石赑屃	352
上清宫除妖	353
森罗殿点鬼	355
能诗贼	356
识字犬	357
无气官	359
棺中鬼手	359
壮夫缚虎	361
嘲吴蒙	362
臭桂	364
祥鸦	366
青衣捕盗	367
正士驱邪	369

扫帚村钝秀才	370
盗师	372
书神作祟	374
病鬼延医	375
贫儿学谄	376
才士惩骄	377
况太守祠赝梦	378
怕婆县令	380

349	各做恶事
341	那老婆一
348	里麻株
350	员生尸此
321	器物民
322	凤最吾
323	没奈官寄王
322	象点偏娶案
326	脚青苗
321	大宅财
323	官尹永
320	牛東中計
361	故與夫少
363	蒙吴謫
364	宝良
366	罪學
365	盜財不青
366	罪連士五

## 客窗闲话 续客窗闲话

〔清〕吴炽昌 原著

李知文 今译  
赵雪曼

育怕聊武局大奸臣，代官本是朝歌米宗先世，心系乎一  
晦涩，暗衷至宝。因人沃虚空，署  
職，人逃眷哭紫帝皇。因人沃虛空，署曲豔南郡高  
小。才自憐自詠五，譯注。才自詠，言集，吏小一官只賦  
，貢同帝皇。才收醉搏，史山便想，許齊游讲，醉壁帝皇誤吏  
玉瀨景貴”。剪者回变小“？里多奇卦自蠻誠衣？晉公書最戒”  
，自性賦奇甲，公衣立尊羊氏。吏小怕惠吏官賄酒吏，入兴羅  
亥懸井。寒更斷對，棄國文武子達臣，李原授回瑞華同邑官  
”。矢离鄭不里，守山固。小不貴餽，代意旨辭。朴文署官泄  
吏小，去离良既明辭”。庚再天門。取鼎端卦亥福”，剪者皇  
；始往尚稽吏回帝皇。官于奥隙，一味。卷亟烹熟轉卦手不  
响立得尚”。并反来疏知耽土任。革易而署官印添于署天朝”  
不，署星辰耗光舉，土借合而歸官亦故吏小。吏小來與官萌通  
署官時卦，官頤心小指有，卦害變不”，剪者皇。栗姑舊時禁  
“？貴共由恩華之升徑稱，照限卦猶曰祿，贏卦財榮，卦文  
”。丁要聚官出品五干方解森浦只虫，皆致官焉爭正”。卦吏小  
是，則宜函卦向禮人小”。剪吏小“？官公卦解堅神”，剪者皇  
娘，俾其斧升釋卦。尚稽吏由諒人不痴空个亥財神，卦豪臣賜太  
常合不，解唐未尚費知人小卦”。面卦又面童卦常非，或御九  
神吏小”。既當公卦缺咎，去清命卦矣”。剪者笑帝皇”。同  
仇外卦委子榮卦尚稽吏命卦帝皇。“變爻”何鑑，無道好方丁

## 明武宗遗事二则

一年除夕，明武宗朱厚照漫步宫外，经过六部九卿的官署，空虚无人，因官吏都回私宅过年去了。走至吏部，听到高唱南腔曲调，似乎有很多人欢聚歌唱。皇帝微笑着步入，哪知只有一小吏，桌上摆放着一盘肉一壶酒，正在自斟自饮。小吏见皇帝驾临，彬彬有礼，殷勤让坐，斟酒劝饮。皇帝问道：“你是什么官？为何独自住在这里？”小吏回答说：“我是浙江绍兴人，吏部没有实职的小吏。过年停止办公，印信加封后，官与同事都回到私宅，与妻子儿女团聚，饮酒度岁。我想这些官署文件，倘有意外，贻误不小，因此守在这里不敢离开。”皇帝说：“你这样做很好。明天再见。”随即起身离去，小吏还手持蜡烛照亮远送。初一，朝见千官。皇帝问吏部尚书说：“昨天看守你们官署的是谁？马上呼唤他来见我。”尚书立即派郎官唤来小吏。小吏站在宫殿的台阶上，举头拜见皇帝，不禁拘谨战栗。皇帝说：“不要害怕，你能小心职守，保护官署文件，勤慎可嘉，你们服役期满，将得到什么等级的功赏？”小吏说：“五年没有过错，也只能获得次于九品的官职罢了。”皇帝说：“你想做什么官？”小吏说：“小人所向往的官职，是太湖司巡检，听说这个空缺不久前由吏部尚书署代行其职，鼓吹鸣炮，非常隆重而又体面。但小人服役尚未期满，不合常例。”皇帝笑着说：“我任命你去，还考虑什么常例。”小吏听了欢欣鼓舞，连呼“万岁”。皇帝特命吏部尚书给予委任状赴

任。

明武宗巡视宣化时，有个名叫李凤姐的女子，年方十四五，姿色绝世，而无妖艳之态。她父亲开酒店，让凤姐卖酒。这时父亲正在店外，皇帝微行经过酒店，见凤姐容态柔美，国色无双，不禁目眩神迷，便进酒店买酒喝。凤姐来客桌送酒，皇帝误认为她是娼妓，猛然站起拥抱入内室，凤姐连声惊喊，皇帝用手捂住她的嘴说：“我是皇帝，你若依我，立时就能大富大贵。”凤姐忆起先前常梦见自己变成一颗明珠，为苍龙所攫取，惊骇中苍龙化为云烟而散。此刻，闻听皇帝的话，联系梦境，顿有所悟，听凭皇帝关门解衣尽情狎弄。流出的血，沾染了茵褥，皇帝见是千金处女，非常欣悦。当时凤姐父亲听到喊声，急速跑进来救，而门已紧闭，只听到首饰颤动之声，佩玉锵锵之鸣，他女儿则气促音嘶，像是禁不住色迷的猛悍。心急气恼，奔告官兵蜂拥而入，但见皇帝拔开门闩出来，兵士只得伏地迎谒。皇帝叱令将凤姐送回行宫中的淫乐场所——“豹房”，封她父亲为三品官，赏赐黄金千两，想要封凤姐为嫔妃，由她自己选择。凤姐一再辞谢说：“臣妾福薄命微，不应富贵荣显，违命恐于我不利。现在以我之贱躯而侍奉皇帝，该是多么荣幸啊。臣妾深望陛下系念繁重的国家政务，早日返回皇宫。如此，则臣妾心安，较之封官赏赐还要荣幸。”皇帝听了，含笑点头。由于目睹凤姐穿着普通的黑色衣裳更显得容姿娇媚，所以也就不勉强她更换宫装。凤姐常在枕畔筵前反复动情婉劝，皇帝才选择良辰吉日，与凤姐并舆齐驱返回京城。行至居庸关，天气骤变，风雷交作，晦蒙中，凤姐目睹关口所塑四大天王，手持金刚杵，怒目生动，不觉眩晕坠马，皇帝下马亲自扶她，迅疾从关口外退，停留

暂住于行宫，守护凤姐。凤姐趴在枕头上哭着说：“臣妾自知福薄，没有在皇宫侍奉皇帝的福分，请您速回京城，不必管我。”皇帝则说：“是这样，我宁愿失掉天下，却不忍舍弃爱卿，决意不回京城。”凤姐一激动，心酸气绝。皇帝俯首连呼“爱卿”，极度悲伤，下命把凤姐葬在关山之上，为示恩宠，举行特殊礼仪，用黄土封墓，而一夜之间尽变为白，凤姐的阴灵似乎仍不敢承受皇帝的恩宠。皇帝追念她生前“以万机为念”的话，奋激地说：“小女子尚知以社稷为重，我怎么忍心违背她的心意。”于是节哀登程，返回皇宫。正史记载，皇帝在宣化行宫豹房，百官交相上疏劝谏回宫理政，皇帝一概不予采纳，谁知一微弱女子竟然力能回天。《尚书·洪范》曾说“高明柔克”——以柔克刚，确有其理，凤姐之功不可泯灭。直到现在，经过居庸关口的人，多遥指白色坟墓，津津乐道凤姐的故事。

## 查 氏 女

万历年间倭寇之乱，因日本国王正妃死，国王痴想配以艳丽的中华女子，便遣将进犯中华，沿海掳掠，至盐官州（属浙江省），当地官民，猝不及备，官吏弃城逃跑。有个姓查的女子，年已十六，聪慧俊秀，幼时母亲已死，听说倭寇来了，父兄都和乡亲们一起逃跑躲避，仓皇中说：“女儿足弱无力，不能快步追，途中恐牵累大家，难免都遭祸患，不如我自己想办法，请心，决不忍受倭寇污辱，恐怕也不至于很

快死去。”情况紧急，父兄强迫她同行，她坚持不走，父兄哭着依依不舍地离去。查氏女平日阅读李时珍《本草纲目》，见有药名叫闹杨花，吃了就死，一个时辰（两小时）可醒。她预先买了这药，就穿好上下衣，研药为末以待。听说倭寇入城，急速吞服而死。倭寇入室，见她面色无异活人，抚摸周身温软，希望把她救活。况且容貌绝美，不忍弃去，便背她入船，过了一个时辰，苏醒过来，见自己卧于海船，船上众女子围着她哭，仔细询问，才知是一同遭难的人。查氏女安慰她们说：“不要一味恐惧，能赞同我的计谋，就有希望脱难。”于是她们一起秘密商讨，查氏女告以预想的计谋。因倭将奉命为国王寻觅妃子，所以不敢触犯这些少女。等到海船抵达日本，倭将见美女安然无恙，欢欣鼓舞，把她们献给国王。国王看见查氏女，深感遂其所愿，命令国王的翻译告诉宫廷大臣立王妃之礼的旨意。查氏女说：“我中华人，愿同中华女子在一起，大王若能尽逐本国宫女，而以同来诸女为宫人，我将唯大王之命是听。”国王以为她们都是娇弱女子，能怎么样呢？欣然允诺。命扶国王入宫，举行盛大的合欢宴，查氏女和伙伴们一起酌酒劝国王痛饮，暗中把闹杨花研入酒中。国王一饮而尽，不觉眩晕，以为喝醉了，拥女入国王的寝宫，想脱掉查氏女的衣服，发泄兽欲。正当查氏女抗拒的工夫，国王两眼发直，口流涎水，瘫倒在地，不省人事。查氏女机警地找到兵符（朝廷用以调兵遣将的凭证），招呼诸伙伴同出皇宫，传通事命令倭将说：“国王知道我家有一枚直径一寸的珍珠，能定海上的大风，命我速回中华去取，作镇国安邦之宝。你们这些将军速备海船一同前往。”倭将验证兵符，信而不疑，派遣一旅（五百）官兵同诸女扬帆而归。第二天，国王临朝

会见群臣，国王的弟弟有些疑惑，悄悄地走进国王的寝宫探察，见国王僵卧于寝宫，便杀了他自立为王。太子大怒，各兴其党，互相攻击，日本因而大乱，顾不得追捕查氏女等人。查氏女等至盐官城下，城中已有警备，便命令通事招呼城上长官，查氏女告诉长官其中缘故，长官狐疑未决，查氏女当即回到船上，先以酒肉犒赏倭将等人说：“希望你们吃饱了等着我。”官兵都很高兴，醉饱而卧。查氏女报官把他们一齐杀死，其女伴得以安全回家。官兵不废一箭而得倭将首级，化险为夷，获得大捷。朝廷下诏表彰查氏女全家，各官依功大小晋升官阶不等。

## 呆 官

本朝有个进士，官府选授为某县县太爷，亲友都为他的呆滞担忧，推荐给他一个办事能干而又熟习礼仪制度的仆人，县官欣然接纳。赴任先到省城，进见上级长官，县官正要直入中门，他的仆人机警地挽引他进左门。继而又拜见一县令，他也从左门入，他的仆人又连忙推他入中门。县官回到招待所，怒冲冲地对仆人说：“怎么如此颠倒播弄，我难道是你要弄的木偶吗？”仆人理解他的意思，回答说：“不就是为走中门走左门这件事的缘故吗？巡抚两司道台知府是您的上司，礼应从旁门入见。县令是您的同僚，则礼应从中门进入。官府以这些礼仪制度来区分官职等级，小人不敢随意播弄。”县官若有所悟地说：“像你这样熟习礼仪，真不愧是仆人中的佼佼

者，我将有重托于你。”仆人便乘机求做看门之人。县官捧腹大笑道：“做县令的随从，何等气派，何等亲密，反求供役使的看门职务，你这是舍近就远，辞尊居卑。难道不是太傻了吗。”仆人说：“小人甘愿看门。”县官沉吟片刻说：“这可不是我亏待你，不要后悔，千万不要后悔！”随即责令仆人看门。县官到达任所，文书小吏盛装跪迎，县官毕恭毕敬地下车答礼。到了县公署，差吏送来下马饭，丰富而鲜美，县官非常高兴，命令仆人速备名片向差吏致谢。仆人直率地说：“这都是您属下人所应该做的，泰然接受罢了，本无答谢之礼。”县官以“礼尚往来”之言，反复辩论，不以为然。仆人不得已把官场的礼节仪制告诉他，他才悟知官宦的体统应当尊严。第二天，到寺庙拜佛烧香，长老和僧徒鞠躬迎接他，入门又三揖致敬，他却傲慢而不答礼。长老和僧徒气愤不满，都以冷语讥讽他，他心存惭愧，悒悒而归。回到县公署，他怒冲冲地责骂仆人所说的礼节仪制不对。仆人不以为然地说：“入圣人礼法之门，接师生清高之士，谦让唯恐不及，才合乎礼节仪制，现在您自己违背了礼节仪制，决不是我说的话错了。”县官摇摇头说：“世故变幻，同八股时文相比，可难作多了。”第三天，点卯（五至七点）时分，县官到东关地保处，大怒拍案，一筒竹签都撒落在地上，叱令差役选大木杖猛击地保。地保不知这究竟是为什么，惶恐不安地忍受着杖击，一面卑屈地哀求说：“小人一贯按时到官府听候点名，并无过失，恳求明白地告诉我其中原因，以便改过。”县官余怒未息，呵斥道：“我未显遗之时，偶欠钱粮，借贷无门，你竟逼我逃循，使我的妻子儿女都受到污辱，这个仇恨铭刻在我的心上。剥了你的皮，刮碎你的骨，才能消除我的仇恨。杖击你一下，有

什么可冤屈的？”地保申辩说：“您府上是在您原籍的东关吗？”县官回答说：“是。”地保说：“您府上所在的东关离这里数千里，与小人有什么关系？”县官这才知道自己错了。但又突然强词夺理地斥责说：“无论远近，我但知东关地保，决不是好人。你竟敢与我大声辩论，应加倍责罚你多言之过。”地保心知有理难辩，只好抱头鼠窜而去。又一天，“放告”——县官直接受理诉讼的日子，有一老人面告其子不知“明识人伦”，孝敬父母。县官审问他，回答说：“小人祖祖辈辈当裁缝，现在年老两眼昏花，难操旧业，靠儿子奉养。无奈我的儿子游手好闲，忍心弃我不顾，我将成为饿死之人，恳求县官教训他。”县官气愤地说：“不孝也当重视父子之情，你先退下，我立即传唤你的儿子责问他。”当时被纷纷递呈文的人所纠缠，县官心烦退堂。猛然间想起老人告子不孝的事，命令仆人传唤裁缝，仆人误认为他要做衣服，就换来平日在县署应差的裁缝。县官盛怒登上公堂，喝令杖击责问。这个裁缝泣诉说：“小人犯了什么罪？”县官说：“弃养你父亲，还说没罪，真不知从轻处罚你的恩事。”裁缝哭笑不得地说：“小人幼年父母双亡，哪里有父亲？”县官更加愤怒，厉声说：“连自己的父亲都不认，实在是悖义逆情的人，怎么能宽恕？”吏役都跪下申诉说：“此人自幼在县署应差，小人等都知道他的底细，他的父母实于某年月日病故，众所共知，恳求大人明察核实。”县官惊愕地说：“方才面告其子的老人，莫非是鬼吗？”众吏役说：“您说的是另一个裁缝的父亲某人啊。”县官知道自己又错了，但却大声强辩说：“做儿子的，不能显亲扬名，仅从事裁缝一类贱业，就是污辱双亲，没有比这更不孝的了，若敢再辩，立即罚以重罪。”裁缝无可奈何，衔冤忍痛而去。县